

风流恨

钱世明



风 流 恨

钱 世 明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内 容 提 要

本书描写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从少年受困、历险重建代国、为魏朝开基创业的一生。不仅再现了历史大事，还描写了爱情生活、宫廷内讧及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局。既可使读者增加历史知识，又可得到文学审美享受。

风 流 恨

钱世明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北京顺义永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2插页 131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0册

*

ISBN 7-5059-0125-7/I·85

(统一书号：10355·1125) 定价：1.30元

目 录

第一章	逃出虎穴·····	(1)
第二章	即位牛川·····	(19)
第三章	惊艳任贤·····	(35)
第四章	假虎驱羊·····	(45)
第五章	慕容伐魏·····	(61)
第六章	参合之战·····	(76)
第七章	举兵伐燕·····	(93)
第八章	攻克中山·····	(111)
第九章	称帝选后·····	(138)
第十章	猜忌伏患·····	(151)
第十一章	恨遗青史·····	(172)

第一章 逃出虎穴

一

西晋时期，在今山西雁北和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有一个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公元三百七十六年，苻坚建立的秦国灭代，把代地分由鲜卑刘卫辰和刘库仁管理。刘卫辰辖管黄河以西，刘库仁辖管黄河以东。刘库仁本是代国的旧臣，因此，代国的王孙拓跋珪和母亲贺兰王妃，就投靠了刘库仁。刘库仁的治所设在善无，拓跋珪母子也就居住在善无了。刘库仁对这亡了国的孤儿寡母很好。刘库仁病危时，把东部大人的大印传给了弟弟刘头眷。他临终时又把心腹谋士梁眷和年少的儿子刘显，唤到榻前，拉着刘显的手对梁眷说：“我儿尚幼，知识不多，望你日后教诲他，辅佐他。”刘库仁死后，没过半年，刘显就杀死叔父刘头眷，逐走堂弟刘罗辰，掌握了大权。这时候，苻坚已死，前秦已亡，鲜卑贵族慕容垂占据河北，建立燕国，定都中山；羌人姚萇据北地，建立后秦；苻坚的庶长子苻丕在晋阳即位，国号仍叫秦；鲜卑人慕容冲在阿房称帝，建立西燕。这一来，北中国就处于混战割据状态之中。刘显是野心勃勃的，他也想倚仗兵力，称王于代北。但是，代王的后代拓跋珪尚在，刘显怕人心仍不忘旧主，就决定杀死拓跋珪以绝人望。他把谋臣梁眷找去，说了自己的打算。梁眷暗暗吃惊，嘴里说赞成，心中却压上磐

石。他回到自己家，在帐幕中坐立不安，眉头紧蹙，背手踱步。

“老爷，吃奶茶吧。”

梁眷知道他最宠爱的娇妻阿凤进来了。阿凤是梁眷的继室，才二十岁，不但窈窕秀美，而且性格温柔。她把奶茶放在案上，温存地问道：

“有什么事呀？这么愁眉苦脸的！”

梁眷爱怜地看着阿凤，叹口气，摇摇头，不吭一声。奶茶泛起的白烟，缕缕飘起，打着旋在他俩之间嫋嫋升腾着，漫散着。

“刘显要杀害拓跋珪。”梁眷轻轻地说。

阿凤的眸子惊得一闪。

“我是代国老王的外甥，不能见拓跋珪有难不救。我又受刘庠仁托孤之恩，不能不助刘显，你看我该怎么办？”

聪慧的阿凤骤闻此语，也不由皱起了娟秀的双眉，咬着下唇默然了。

“刘显的谋划，只对我说了。我如果泄露其谋，拓跋珪逃走，刘显必定疑我，我也就难免有杀身之祸！”

“怎么能想个两全之策，既报信给拓跋珪又不让刘显生疑？”

“这——”梁眷把要说的话打住，“我就是在想这样的主意啊！”

“有了吗？”

梁眷神色郑重而透着凄惶，一手拉住阿凤的手，一手按着阿凤的肩，凝视着阿凤的眼睛，好一会儿才款款地问：

“你，舍得离开我吗？”

“啊？”阿凤大吃一惊。“这是何意呢？”

“要求两全，你就得暂且离开我。”

阿凤紧抓住梁眷的手，心在疾跳，她尽量用平缓的语调说：“老爷有什么主意就说吧。”

“你坐下，听我说。”

二

夜空象蓝黑色绒幕，笼罩着黑乎乎连绵起伏的七介山，笼罩着茫茫的草原。繁星似明珠，银河如玉带，闪闪烁烁映着地上朦朦胧胧的几座毡帐。拓跋珪跪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双手合十，虔诚地仰望着深冥幽阔的天穹。这位代国的世子，十四、五岁的少年，在向那不可测的冥冥中的神灵祈祷：

“皇天、后土！我是拓跋珪——大晋朝代国国王什翼犍的嫡孙。太元元年冬，氐奴苻坚引兵入寇，代国倾亡。我和母亲，如今寄身在刘显部中，朝夕不宁。倘若天地垂怜，使我能承祧祖业，恢复代国，就让我一箭射中前边的大树吧。”

祷毕，拓跋珪拿起膝前的彤弓，搭上羽箭，跪直身子，左把一推弓背，右手两指一拉弓弦，把弓拉圆了，瞄定百步之外那棵隐约可见的大树后，又合上眼默祝一句：“皇天保佑！”便巴答一声，把箭射出去了。半晌，他惴惴地站起来，如履薄冰似的朝大树走去。离树三、四步外，他惊得瞪大眼睛，站住不动了——

箭，牢牢地插在树身上！

他激动了，狂喜地扑上去。他双手握住箭杆，挂泪的颊不住地磨蹭着箭羽。猛然，他拔下箭，咕咚一下匍匐在树下，

张臂抱住树身，以额叩地，连说：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他欢喜地哭了，泪一滴滴落到他鼻尖下的土地上。他托着箭，举过额头，恭肃地站起，一转身才发现身后站着几个人。他们是：长孙肥——年纪十六、七岁，十三岁就做了代王宫中的侍卫；拓跋仪——拓跋珪的叔伯弟弟，年纪虽才十四岁，但体格魁梧，象个大小伙子；李粟和庾岳——两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都是代国的旧臣，追随拓跋珪母子到善无的。李粟说：“我的世子殿下，黑咕隆咚的，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害得我们急了一头汗，以为你丢了！要不是听见你的哭声，还找不到你呢。”拓跋珪把箭插入箭袋，提着弓，说：“咱们回帐去再说。”

众人回到拓跋珪的毡帐，帐里的烛光映着拓跋珪带笑的脸。他长得很英俊，剑眉在努起的眉骨上，更衬出双目下凹、鼻梁高耸。他盘腿坐下去，扇面形的上身如一片石头那样结实。他把祷天射树的事一说，这四个又惊又喜。他旁边坐的李粟，兴奋地拍打着他的背说：

“世子，就趁这次到七介山放牧的机会，逃离这儿吧！刘显这小子杀叔逐弟，对你又存戒心，这善无可是虎穴啊！”

“我母亲还在善无呢。”拓跋珪说，“再者，离开这里，到何处去，也得计议妥当呀。”

庾岳说：“有四个地方可去。燕慕容垂，与刘显作过战，兵力又强，世子投他，他会收留的。不过，慕容垂志向不小，世子想重建代国，他未必肯养虎放虎。西燕如今是慕容永为帝，都于长子，距此不算太远。但此人也是心怀异志

的，世子到他那儿去，可以栖身却难以谋大业。刘罗辰被刘显逐到南边，与刘显有杀父之仇，可惜兵弱力单。剩下的一处，是阴山北的贺兰部，那儿是世子的母舅家，既可安身，也可图事。”

拓跋珪点点头，刚要说什么，只听帐外传来马蹄声。长孙肥忙跳起来，奔出帐外。帐里的几个人，也凝神谛听着外边的动静。气氛一时显得紧张了。

过了一会儿，长孙肥一撩帐幕，带进两个人来。众人一看，认识是梁眷手下的将领穆崇和奚牧。拓跋珪惊疑地问：

“两位将军为什么深夜到七介山来了？”

穆崇说：“世子殿下，我们是奉刘显密令来取殿下首级的。”他的话，说得很平静。拓跋珪等都吓了一跳，帐里顿时静如死水。有顷，李栗一拍手，放声大笑了，说：“好，挑明了来意，是好汉子！”拓跋珪稳坐不动，望着站立不动的穆崇和奚牧，问：

“二位将军不是戏言？”

奚牧说：“不是。刘显把这事交梁大人办，梁大人念在与殿下沾亲，才派我俩来，明为行刺，暗是通风。殿下，快快离开七介山，远走高飞吧！”

事出意料之中，拓跋珪冷静下来，反倒不复着慌，他说：“刘显心怀叵测，我们早已料到。只是，没想他下手如此之快！”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穆崇和奚牧的拓跋珪问：“二位将军既来行刺，空手而归，怎么向刘显复命？”穆崇微微一笑，说：

“你们大概还怀疑我们报信是假吧？”

他说完，从怀里掏出一方罗帕包儿，递给拓跋珪。拓跋

珪看帕上绣着青鸾，乃是母亲的物什，急忙打开，包里只有一纸，是贺兰王妃手书，上写：

“我儿见信，速走贺兰！”

“啊！”拓跋珪忙向北叩个头，把信包好，揣入怀中。站起来拉住穆崇、奚牧，说：“二位将军，何时返回？”

“我们不回去了。”穆崇说，“愿保殿下北窰阴山，谋图恢复。”

拓跋珪喜出望外，李栗跳起来说：“好哇！”拓跋珪问穆崇：

“梁大人怎么办？”

“他自有办法对付刘显。”

毡帐内壁上的硕大人影，在灯焰光中晃动着，忽而矮了下去。贺兰王妃焦虑地坐下，怔怔望着灯焰。这个三十五、六岁的美妇人，自得到阿凤送来的密信，知道刘显要害她的儿子之后，两天来忧心忡忡。但她没有因惊惶而失措，她很镇定。方才，她派贴身侍女珍珠，去叫随她来善无的代国老臣元佗，要与他商量离开善无的事。这半天，侍女珍珠还没回来，她急切等候着。忽然，帐幕一掀，进来一个人。她忙抬眼一看，不禁一惊！

“你！”

“母亲！”拓跋珪一步跨到母亲坐褥边，跪下了。

“见到穆崇、奚牧了吗？”

“见到了。”

“为什么不走？为什么回这儿来？”

“我舍不得母亲！请母亲也走吧。”

“你！你好不解事，我暂且留下，就能稳住刘显。你，你快走！”

贺兰王妃用力一推拓跋珪，拓跋珪只好站起来。这时，幕帘又一掀，珍珠带元佗进来了，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个人——代国旧臣、三十来岁的叔孙健。元佗一见拓跋珪，登时一愣。贺兰王妃说：

“你们来得正好。我走的事，以后再说。你们保护世子快走吧！”

元佗本是来告诉贺兰王妃逃亡计策的，不料拓跋珪回来，仓卒之间，不免一怔。贺兰王妃问：

“怎么？老大人要安排一下吗？”

“不。老臣没什么再安排的。老臣已派人去联络南部大人长孙嵩，约他接应王妃逃离善无呀。”

“我暂且不走了。元大人和叔孙将军，如果没有别的安排，就先护世子走吧！”

“老臣遵旨！”

长孙肥闯了进来，也顾不得王妃在，一拉拓跋珪：“殿下快走！穆崇的事已办完，刘显带人往这儿来了！”

贺兰王妃不知穆崇办什么事，但听说刘显带人来了，神情冷峻地命令拓跋珪：

“走！”

“母亲！”

“快走！”

拓跋珪趴下给母亲叩个头，随长孙肥就往外走，元佗、叔孙健也匆匆跟出去。贺兰王妃和珍珠也出了帐。拓跋珪等人已上了马。拓跋珪望着母亲，一咬牙，打马率队驰去，转眼

就消逝在夜色中。

“马队！”珍珠听见远处传来一片马蹄声，惊叫一声。

贺兰王妃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她竭力控制自己，拉珍珠进了帐，嘱咐珍珠几句，珍珠答应一声，跑出帐去。她沉思片刻，吹熄了灯，躺在铺上。

刘显吃过晚饭，在他的大将军府过厅里看几个女子歌舞。刚到掌灯时，他弟弟亢泥来了，带了十几名亲兵，抬着一只虎。

“大哥，我给你送虎来了！”

“喔？”刘显忙站起来，盯着抬到厅外的那只虎，欢喜地抓挠着连鬓络腮的胡子，问：“什么时候打的？”

“就是今日下午。”

“好！好！我正要打‘虎’呢，你就送虎来了，吉兆！吉兆！抬上来我看！”

亢泥不知刘显要杀拓跋珪的事，故而也没听出刘显说“打虎”的双关之意。他一招手，亲兵们抬虎上厅。刘显看那虎，头至尾得有一丈长。皮毛油润斑烂。他一边用手抚摸虎皮，一边称赏不已。这时候，梁眷慌慌张张跑进来了，老泪纵横，见了刘显，伏地大哭。

“这，这，这是怎么了？”

“大将军啊，穆崇狗贼叛归了拓跋珪，不但放跑了拓跋珪，还把我的阿凤抢走了。”

“啊！”刘显立时瞪圆了眼睛。

“阿凤吃完饭，到野外骑马散心，被穆崇劫走了……我的阿凤啊……”

“别说了！”刘显大吼一声，跳了起来。

亢泥一挥手，亲兵们忙把虎抬下去了。亢泥问：“大哥，杀拓跋珪？这是怎么回事？”

刘显跺着脚说：“穆崇狗贼坏我大事！”他向厅外大喊一声：“鞑马！”便出了厅。

亢泥见刘显不理睬他，心里就不痛快，眼瞧着刘显带一队亲兵出府了，就问梁眷：“出了什么事？”

“唉，刘将军一心自立为王，怕代地的人心仍牵系于拓跋氏，就决定杀死拓跋珪。他找我问计，我说不能兴师动众，派人暗杀即可。杀死拓跋珪之后，大将军再假意捕拿凶犯，为拓跋珪举哀发丧，这样既除了拓跋珪，又收拢了代人之心的。大将军把这事嘱咐了我，我就派穆崇……唉，谁知穆崇……”

“这样的大事，怎么不告诉我？”

“二将军休恼。大将军不找你商议，是因为——”

“我明白了！因为我妻是代王之女，是拓跋珪的姑母！怕我泄露！”亢泥说完，忿忿地迈步就走了。

梁眷心里踏实些了，他估计刘显必是去贺兰王妃处，也就叹息着离开了将军府。

刘显果然带五十骑亲兵，出了善无城，直扑向贺兰氏的家。这善无城很小，城里除了设有大将军府和一些公衙外，其余文、武僚属的部曲都在野外——这也因为他们都有牛羊马驼，需要放牧之故。一路上，刘显揣测：如果拓跋珪逃离七介山，必会来找他母亲，母子一同逃走。所以，他的这支骑兵旋风般疾向贺兰氏住地。

贺兰王妃睁着眼仰卧着，留神听外边的动静。帐外的一阵人声、马声，使她惊警地坐起来。

唰啦一下，帐门被撕开，刘显和一群举着火把的兵卒闯进来了。贺兰王妃忙披衣穿鞋，故作惊恐地问：“深更半夜，你们闯进来要做什么？”

刘显早把寝帐里各个角落扫视了一遍，说：“刘罗辰派来了奸细，我不得不各处搜查。王妃莫见怪啊。如果奸细躲进王妃住处，使王妃受惊遭害，我也担责啊。”突然，外边一阵乱马狂嘶，刘显登时一愣。珍珠张皇跑进来，扑到贺兰王妃前哭诉说：“奴婢正给马上夜草，刘将军的人闯到马厩，结果，马都惊了，四散跑掉了！”

刘显一听马厩中的马都跑了，立即想到：拓跋珪会不会藏在马厩，趁乱乘马而逃呢？他断喝一声：“把马给我追回来！”急急带人冲出帐去。

贺兰王妃抓着珍珠的手，低声说：“你干得好！”

“王妃，刘显的兵一到马圈外，我就把马放了！”

贺兰王妃微微笑了。

三

亢泥气咻咻回到家，妻子诧异地问：“哟，这是怎么了？”

“吭！大哥对我都存了戒心，他要杀拓跋珪，竟瞒了我！”

“啊！世子是安？是危？”

“跑了！”

“阿弥陀佛！”亢泥妻合十念佛，又问：“王妃也走脱了吗？”

“刘显亲自去搜查她家了，她大概没走。”

“这……念在亲戚分上，咱们得救她！”

“救她……”亢泥想了想，“派人去打探，如果刘显没加害她，就把她立刻接到咱家藏起来吧。”

“那就快派出人去，现在夜里正好行事。”

折腾了大半夜，刘显回到府里已是四更。他和衣而卧，越想越生气，迷迷糊糊躺到了五更。他跳起来大呼一声：“来人！”

传令兵跑到刘显面前，刘显吩咐：“传我的令，命人看住贺兰王妃的家，别让她跑了！”

“是！”兵士答应一声，刚出府门，亢泥就来了。

“大哥，昨夜里你去贺兰王妃家了？搜到拓跋珪没有？”

“没搜到。”

“把王妃抓起来了？”

“抓起她，就引不来马驹子了！”

“大哥不信任我，我倒要为大哥出力！”

“哎呀，我的好兄弟！我不是不信任你，还不是怕你妻走漏风声吗？你不要生气了。”

“我生气就不来见大哥了。大哥，我估计拓跋珪已逃出善无了，他不会来见他娘的。”

“哦？这——”

“他身边有人辅保，穆崇又随了他，他何必回来一趟？”

“哦，有这可能！我立刻派将四出缉拿！”

“我愿带人向北追。我估计他会向贺兰部跑。”

“好！你立刻动身吧！”

亢泥心里高兴，依昨夜夫妻两个商量的办法，他要明追

暗送拓跋珪！至于贺兰王妃，如今早藏在他家了！

亢泥出去后，刘显又派了三员将领，朝东方、西方、南方分头去追索拓跋珪。分派之后，他左思右想，觉得亢泥适才说的有理：拓跋珪很有可能弃母而逃了。如果是这样，留着贺兰王妃也就没用了。他一咬牙，决定杀死王妃，先出出闷气！

刘显率亲兵二次来到王妃住处，只见珍珠在毡帐外洗晾衣裘。他安置在四下的监视哨兵又告诉他：“未见王妃出去。”他即率人气势汹汹直闯入帐内——连王妃的影儿也没有，又亲自搜遍三座毡帐，都不见王妃。他叫人把珍珠拉到面前，喝问：

“王妃呢？”

“在家呀。”

“胡说！”

“那我就知道了。也许出去蹓马吧？”

刘显大怒，命人把三座帐幕掀个底朝天，才悻悻离开。回府吗？不，要搜查这个女人！他率兵先奔亢泥家。

亢泥妻昨夜把贺兰王妃偷偷接回家里，安置好了，今天一早又让亢泥去见刘显，假意请令去追拓跋珪。她想如此安排，不但暗中保护拓跋珪，也消去刘显对她的疑戒了。岂料，刘显突而降临！

“大哥，亢泥去见你，不曾见到吗？”

“见到了。我已派他往北去追拓跋珪了。”

“大哥清早到我家来，有什么要事？”

“嘿嘿，贺兰氏逃走了！”刘显说话时，两眼直盯着亢泥妻。

“哦？”亢泥妻故作惊愕的样子。

“我是挨家搜查。你是拓跋家的姑奶奶、王妃的小姑，我不得不先搜搜你这儿了——也好再搜别家呀。”

“哟”，亢泥妻又佯为不满地说：“大哥的话有理，要藏王妃，自然是我先藏了！”

“哈哈，弟妹不要多心啊。”

“我怎敢多心？就请大哥搜吧！左右不过这几座毡帐罢了，请吧！”

刘显又说声：“为了大事，难顾私情，弟妹莫怪。”便带人逐帐查索。亢泥妻沉着脸，步步紧跟在刘显身后。当刘显来到后面的一座十分华美的毡庐前，众人的神情都变得庄穆了。这庐的顶上装饰着金色的云头，顶端插着美丽的雉翎，庐门悬着五彩大花绸带。这是停放供奉祖宗神主的“神车”之庐，在这庐之前，刘显犹豫了。亢泥妻瞟了刘显一眼，大步走过去挑起门帘，说：

“大哥，请进去搜搜吧。”

刘显愣住不动，他朝庐里看看，那幽暗的庐里，正中摆放着神车——那是祖宗安息的地方啊！是进？是不进？刘显迟疑良久，一横心迈步进了庐。他的从人们都不敢进去，亢泥妻依旧掀着帐帘，立在门口，把头转向里面，盯着刘显的举动。刘显先跪在神车前叩了头，默祷着：“后辈儿孙刘显为了成王霸之业，给祖宗争光，才来惊动祖宗。”而后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围着神车转了一遭，又睁大眼睛在庐里搜索一遍，什么也没有！他立在神车前，死盯着神车上的幔帐，他怕车里藏着人，又不敢贸然去触动幔帐。他的心突突跳着，手心都出了凉汗。猛的，他一抬手，刷的一声，把车幔